

致敬：巴山的小路与高速

文 / 李春平

——

我是大巴山里的山里人。出生在紫阳县一个叫铁佛寺的地方。那时，父亲当公社书记，我6岁时，父亲调任龙潭公社当书记，便举家迁移到龙潭。据母亲说，我是被大人背过去的，翻过几座大山，走了60里路才到新家。在我心中，背我走路的一定是个豪壮的农民英雄。可惜，我一直未能见到他。

小时候的路，是一个神秘的存在。好好的一条路，一场暴雨下来，第二天就不见了，村民们一齐出动，砌石填泥接上去。过段时间又有个地方出现了垮塌，路又断了，再把它连接起来。很多小路从诞生之日起，就是这样多灾多难，千疮百孔。即便有那么一条没有遭受过重创的幸运小径，下雨便是一片泥泞，天晴便是尘土飞扬。崭新的鞋子，只要一落地，马上就变得蓬头垢面，面目全非。或许，小路从巴山人顽强、坚毅的精神品格中吸取了足够的能量，不怕崩溃，不畏创伤，不惧寒暑。古往今来，恰恰就是这一条条羊肠小道，构成了山民



图 / 周迎春

出行的交通概念。祖祖辈辈的巴山人就从这些小道上走过，从小到大，从生到死，小道托举了千千万万的巴山人。

大山的阻隔，决定了巴山人的生活半径，也决定了他们的瞭望视野。站在任何一个山头，都可以看到满眼的苍茫大地，望不到尽头的山峦，看不到平地的峻岭。磅礴的群山固然雄奇可叹，但出门便是阻隔，这也是必须面对的无奈。在大山面前，小路连大山的褶皱都算不上，只是群山里的一丝汗毛。你用目光寻找小路，小路总是若隐若现，若有若无。它虽然微弱而纤细，可它从来都没有渺小过，但却让无数人气恼过。路是伟大的，也是最烦人的。在我们那里，修桥补路便是世间最大的美德和善举，因为具有典型的“利他性”而受到人们的称赞和尊重。

二

上世纪六十年代，大巴山有了县省级公路，拉开了现代交通的序幕，也按下了地方经济发展的引擎。1968年开始修建襄渝铁路，

这条铁路横贯鄂、陕、川、渝三省一市，是联络中国中原和西南地区的交通大动脉。工程启动后，我父亲被调到襄渝铁路民兵营当教导员，驻扎在紫阳县瓦房店公社。我9岁时跟随母亲去了工地，母亲是修路的民兵。工地周边搭建的牛毛毡房子，便是大家的临时居所。我在瓦房店小学寄读二年级，此起彼伏的开山炮声和腾空而起的尘土，伴随着我的总角之年。工地上的伤亡事故不是新闻，而是常态。不时听见父母说，哪个隧道又死人了，哪里又出现了哑炮。听上去很麻木，没有悲伤，只有感叹。在一个月光如昼的夏夜，我和几个小朋友在外面玩耍，散去之后，我们各回各家。我兴致勃勃地往家里走，一不小心被地面上的障碍物拌了一下，转身一看，原来是个死人，身子用牛毛毡盖着，双脚露在外面。吓得我拔腿就跑，跑到门口，父亲刚刚泡好的一杯茶被我一脚踢飞。父亲看了我一眼，没有说话，只是轻轻地叹了口气。这是我童年时代最难忘的一个惊悚事件，它将襄渝铁路的悲壮深深地刻进了我的脑海。襄渝铁路通车之后，沿线要处理后续工作，父亲的任务是收集那些临时掩埋的尸体，每天带领几个人，背着消毒用的白酒出门，在杈河口到瓦房店（全程约5公里）这段铁路的附近山坡上寻找坟头，半年时间共收集了30多具尸体，统一安葬于烈士陵园。几十年后，我曾亲眼看到西安学生连的老兵组团重返紫阳，来到他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，在烈士陵园寻找以前战友和同学的名字，一个个泪流满面，泣不成声。

千禧年之后，国家进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，迎来了基建狂魔的时代。完全出乎想象的是，没有浩浩荡荡的施工队伍，没有轰轰隆隆的开山炮声，仿佛一切都在静默中悄然进行。在民众的期盼中，不经意间，大道穿山而来，车辆呼啸而过，高架耸立，路面凌空，长桥卧波，立交盘旋，是谓高速。穿秦岭，越汉江，走龙脉，腾蛟起凤，直达巴山深处。一条又一条高速的建成投运，加上地方支线机场的通航，构成了全新的交通网络，成为写在大巴山深处的现代交通史诗。

我一直对高速公路保持着异常的好奇心。特别是西康高速通车之后，这种好奇便愈加强烈，总觉得有几分神秘感。没有成群结队的施工队伍，也没有多少大型机械，那么，连绵起伏的崇山峻岭是怎样穿越过去的？那么多的桥梁是怎样架设的？隧道里挖出来的巨量土渣堆放在哪里？这些疑问像谜团一样困扰着我。

蛇年九月，岁已近冬。应邀参加交通作协

赴安岚高速(陕渝界)采风活动，走进陕渝交界处的施工现场，目睹了隧道的施工作业，听取了各标段的项目负责人的介绍，虽说我们对那些专业术语非常陌生，总有一些感人的故事。隧道是一个未知的世界，是从表面看不出内里的，谁也无法知道大山里的里面藏着什么。在安岚高速，他们遇到的最麻烦的事有两件。一是汹涌而来的暗河涌水，二是破碎的岩石结构。涌水是最糟糕的事情，原本顺利地掘进大山深处，却突然冒出一股大水来，隧道瞬间变成汪洋泽国。因为它在隧道深处，完全不同于平时的河道抗洪。每天能灌满三个标准游泳池的巨大水量，抽水排放就是一个巨大的难题。抽水需要电力，电力设备不敢轻易放进去，一旦出事就是天大的安全事故。在地下排水，既是在抢险，也是在玩命。不仅要把涌出来的水抽干，还要堵住出口，合理引流。解决这个问题，足足花去了半年时间。再就是破碎的岩石，你想一鼓作气地往前掘进，猛然间，头顶上的石渣开始无休止地往下掉落，简直就是一副天塌地陷的恐怖景象。这些岩石颗粒没有粘性，全是分散的独立个体，刚刚运走5车，又掉下来10车。怎么办？不能任由它的性子来，不能等到它完全不掉落为止，得采取技术措施进行封堵，让它进入到一个安全稳定的状态。隧道里面的事情摆平了，外面又出事了。一个巨大的山体滑坡从隧道口的上方席卷而下，堵住了洞口，占满了路面，施工队伍得紧急出马，投入新的战斗。建设者们有着扎实的专业技术素养，他们处理一次险情，就能攻克一次技术难关。这支队伍就是在这种艰苦卓绝的环境中磨练成长起来的，他们有能力应对一切艰难险阻。

这里的工程技术人员都很年轻，很多人来自北方。他们一旦入职交通建设领域，就决定了是以四海为家的人，转战东西，行走南北。有的已经在凤泉工作了八九年时间，有的刚刚从学校毕业就来到了山沟里，一住就是很久，一年半载难得与家人见一面。他们居住在深山里的临时据点，要克服信号弱，吃水难，上班远的重重困难，思念家人时只能打个电话。但只要进入施工地段，他们心中便只有一个想法了：早点把高速修通，这是使命，也是目标。每一个隧道都打开了一条通向外界的出口，在帮

助巴山人民实现命运的突围。

三

站在安岚高速(陕渝界)交界处的大巴山隧道前，一边是陕西，一边是重庆。但在高速公路上，是没有边界感的。山连着山，水连着水，路连着路。如果不是明显的标识，谁都不知道这是两个省级行政区划的连接点。

陕西岚皋县通向重庆城口县的高速马上就要正式通车了，共和国的交通史又将写进新的一页。采风团的车辆在新路上走了一遭，然后驶进了已经开通的安岚高速。大巴山的小路映人眼帘，像闪电一样细瘦而纤弱。它们遗落在乡村，遗留在田间，遗存在旷野，遗弃在荒原。它们更像身经百战而隐居深山的将军，一生都没有轻松过，任凭风吹雨打，日晒雨露，一代又一代巴山人从它们身上蹂躏过去，无怨无悔地承受着无法计量的荷载。村民们通常居住在小路的某个节点上，像线头中间或顶端的疙瘩，这就是家，就是村落，这便是人间烟火和尘世乡愁的发生地。他们在这里生存繁衍，生老病死。无论他们的生活有多么幸运与不幸，有一点是不变的，他们对这些小路一往情深，很多老农一辈子都乐于修路，善于养路，终身爱路。

高速的开通并不能完全取代那些弯弯曲曲的羊肠小路，但确有一些小路会因为迁居而完全废弃，有的小路使用频率会骤然降低，有的小路会变成庄稼地，还原成没有路时的初始状态。而更多的小路则完整地存留着，继续履行它们的使命。如果按照功能划分，小路解决的是就近出门的问题，是村民的日常生活半径。即便是在大都市，小路也成为居家生活的起点，有几分“小园香径独徘徊”的诗意。高速解决的是出远门的问题，是连接八方通向世界的大路，是有大气派的雄浑与壮丽。所以说，大路与小路，从无高低之分，贵贱之别。修大路的人，都是从小路上走过去的。走过大路之后，大家又都回到了小路上。因为小路永远连着家。

所以，无论是小路还是大路，人们都是心怀敬意的。道路无言，却默默地承载着每一个人的人生。

（李春平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安康市文联主席）

交通发展成就作家采风作品

一个农民的生死疲劳

文 / 白秋薇

谨以此文纪念二伯，一个用力活过的农民。—— 题记

杂碎汤

2024年的日历还剩下最后两页，二伯却无力翻过去了，享年77岁。

最后这两年，他被钉在了床上。身体成了一具不听话的枷锁，意识则像一盏接触不良的旧灯，忽明忽暗。明的时候，说些颠三倒四的胡话；暗的时候，便沉在弥漫着闻间气味的房间里。我的父亲，他的三弟，每次提起二哥，声音便会低沉难受。“谁能想到，你伯勤快一辈子，末了成了个‘贫困户’。”有一年过年，话头扯到老家的兄弟，硬朗了一辈子的父亲，哽咽得说不出话。

父亲的眼泪，一半是为二伯的现在，另一半，恐怕是为了二伯那被命运啃噬过的曾经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二伯是我们村第一个把电视机搬回家的人。那时他奔生活的劲头儿，像路边旺盛的车前草。摆小摊、养牛、养蝎子、做电工、放电影、开电磨坊……他灵活的手指似乎总能撬开生活的缝隙。可怪得很，力气和灵巧仿佛都漏了底，他干了不少行，一行也没富起来。人生的戏码走到下半场，本该是儿女接棒的时候，剧情却走了样。三个儿女，被各自的难处捆着手脚，赡养力不从心。俗话常说，甘蔗没有两头甜。二伯这根甘蔗，却是从头到尾，都没尝到过几分甜味。命运的列车轰隆隆地开过去，毫不留情地把他遗弃在时光小站上，任凭我父亲如何在后面推，如何在地上垫石头，二伯，终究是没能挤上那趟车。

父亲兄弟三个，大伯早年被招工，在外县落地生根，退休没几年就离世了。我家是那个年代典型的“一头沉”，父亲退伍后进厂，母亲带着我们住在农村。我很小的时候，二妈闹着分家，他们搬了出去。赡养祖父母的担子便落在了我父母肩上。单过后的二伯，浑身是用不完的劲。他买下村里的保管室养牛，白天送牛奶、清牛圈、割草，晚上就睡那里，半夜起来给牛添加草料。母亲心软，总给我们唠叨他当年的样子：“秋天，玉米地密不透风，你二伯钻进去割草，一人高的背婆塞得满满的，背起来时脖子拔得跟脖子一样长，草垂下来，把眼睛都挡住了。”奶牛终于生了

崽，全家希望也跟着落地。可活蹦乱跳的小牛犊，一蹄子踏空，掉进后院地窖，摔死了。赚钱的念想，“噗”一下就破了。

不过，那些年二伯终究是攒下了一点家底，不然也买不回村里第一台电视机。一到傍晚，他把那小小的黑白世界搬到家门口，惊心动魄的《乌龙山剿匪记》、缠绵悱恻的《几度夕阳红》，让大人小孩把电视机围得严严实实，屏幕前都是人头。后来他养蝎子，放电影，开电磨坊，一个只念完小学的人，不知从哪儿学来这些本事，成了村里的能人。

我还记得他放电影的情景。以前，农村过白事一般请唱秦腔戏要热闹、撑场面，电影只有在城里的电影院才能看上，是一种要花钱的高级文化消遣。后来，电影逐渐推广到农村，主家过白事就请放电影，周边村的人都赶去看。逢上寒冬腊月，冻得人缩手缩脚，可那块白色幕布下面，依然坐满了翘首以待的人。二伯熟练地摆弄机器，卡好胶片，“嗒”的一声，一束光柱射出去，喧嚣的人安静了，幕布上光影流淌，幕布下眼神炽热。只是，那台二手机子偶尔会耍个小脾气卡壳，热切的兴致猛然被暂停，有相熟的人就起哄、砸挂二伯，他一边忙活一边笑骂回去，大家久等不见好，最终一哄而散。他还在村小学操场放过电影，一张票卖三四毛钱，我们这些小娃充当售票员，当时只觉得好玩，才不在意人多人少，更无法体会二伯人到中年养家糊口的生活压力。

1998年，是二伯人生的一道深坎。从这一年起，这个家的气，好像就泄了，运势一路下跌。我堂弟——二伯的小儿子，初中毕业就辍了学。父亲介绍他去厂里开手扶四轮车跑运输，那车得用摇把使劲抡才能“突突突”启动。有一天行驶中，车轮轱辘突然飞了出去，砸中一个过路女人的头，那人当场就晕死过去。天塌了！父亲赶回家，揣上现金和存折去说事。抢救、谈判、赔偿……一桩桩一件件，都是麻烦事。二伯焦头烂额，我父亲前后奔走。正赶上堂哥大学毕业，学工商管理的他，本想家里使使劲进税务局，眼见这场祸事，只得草草签了山东一家企业，远走他乡。

那笔巨额的赔偿，掏空了二伯，也让我父亲和族里的堂叔们凑了不少，才算了结。

平静了不过十多年，村里开始出堂弟吸毒的话。那时我家已搬去外地，父亲听闻，专门回老家问他。“是村里人胡说哩。”堂弟嘴硬。父亲一个耳光扇过去，火冒三丈：“人家咋不说别人，光说你？”堂弟沉默了。可训斥、打骂，在毒瘾面前，轻得像一阵风。二伯送他去山东堂哥那里，想让他远离旧环境，可他吃不了苦，一两年就回来了，然后复吸、被抓，强制戒毒。一去，就是三四年。

堂弟的婚姻，是两个被硬扭在一起的瓜，互相看不顺眼，却因为两个孩子，勉强挂在同一根藤上。二妈偏心儿子，对儿媳少有包容，婆媳经常吵闹。2000年，我父母搬走后，老家的房子让给二伯二妈住，矛盾才算稍稍缓和。堂弟被抓去戒毒，二妈坐在家门口哭骂，骂公安局瞎了眼。邻居们看着热闹，悄悄议论着。吸毒的堂弟，像一块巨大的磁铁，把整个家往泥潭深处吸。这些年，堂弟媳妇靠着做环卫工的微薄收入，早出晚归，养活两个孩子。我家那空房的租金，父亲都让她收着，算是给孩子上学的贴补。堂弟这个影子似的父亲，带给孩子们的，始终有一片阴云。

因为这样的家境，村里给二伯申请了贫困补助。儿女双全，却活成这般光景，二伯心里的苦，无处可倒，出门都觉得矮人一头。这时他逾七十，血糖血压都高。二妈身体更差，一年得住十几次院。堂哥在山东，堂弟在戒毒所，堂妹没车，老两口只能一次次打电话求助二妈的外甥医生，次数多了，人家脸上也挂满了不耐烦。

这个家，和二伯一样，走到了风烛残年。他年轻时，像推石上山的西西弗，用尽力气想尽办法想把日子过好过红火。可小儿子的车祸、吸毒，连同自己的衰老、病痛，像是命运轮番砸下的重锤，让人无力招架。到了人生下半场，本该依靠子女的时候，他却发现自己仍是这个破败之家唯一那根颤巍巍的柱子。二妈住院，他跑手续，操心吃喝拉撒；回到家，做饭、洗衣、打扫，照顾病妻。只有堂妹——他当年抱养的女儿，能在周末抽空来替换他一下。

疫情后，二妈走了，那时堂弟还关在戒毒所。葬礼是父亲和族里叔叔们操持的，大家还凑了一笔钱，算是给二伯的养老钱。事毕，堂哥提出带二伯去山东。父亲和叔叔们都觉得挺好：辛苦了一辈子的二哥，总算能享享清福了。

然而，生活再次偏离了所有人的想象。在山东的二伯，记忆像断线的珠子，散落一地，串不起来。他胡乱吃药，夜里睡不着，就在屋里来回地走，那沉闷的脚步声，一下下敲在儿孙的睡梦里。他不认得路，却总想偷偷跑出去，搭车回老家。堂哥只好几次三番从单位请假，满世界地找人。期间，二伯还做了心脏支架手术，大家凑的那四五万养老钱，像阳光下的冰，迅速融化了。

堂弟出狱后，堂哥把二伯送回老家，并且提出分家。堂弟气短理亏，只有照办。父亲知道后很生气：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家，有什么可分的？况且，二伯还在世。二伯又回到了那间老屋。只是冬夜里摔过一跤后，他彻底躺下了，再也起不来。照顾他的，换成了那个曾让他操碎心，却无力管束的小儿子。久病在床，二伯的糊涂加重了，父亲赶回老家看望，他看着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，眼角流出两行浑浊的老泪：“老三，我这辈子咋活成这样子了……”

二伯生命最后的时光，是在污浊的气味和模糊的意识里，一天天熬过去的。他或许还会想起，很多年前，那个背着草篓，在田埂上一步一步往前走的自己；想起冬夜里，为乡亲们放出一束光的自己。那束光，曾经那么亮，照亮过一整片黑压压的人影。如今，胶片早已放完，屏幕暗淡下去。

二伯的葬礼上，我没看见父亲流泪，他反倒大醉一场，念叨着：“我老哥终于不用受罪了。”声音像高兴又像难受。

二伯解脱了，不用再背那沉甸甸的草篓，不用操心那经常卡壳的放映机和不走正道的儿子，也不用拖着病体照顾常年生病的老伴。只是不知道，在那个世界，会不会也有一个村庄，还是他第一个买回电视机；在寒冬的夜晚，还是他，为翘首以盼的人放一场永不卡壳的电影……

云恋青山岚雾蒸，鸟惊幽谷林木灵；
水涵石罅自有意，鄠邑古道任我行。
厮磨耳鬓仙气媚，绿树奇花不殊惊。
瑰丽溪陂一湖翠，几抹斜阳镶金铃。

自幼苦读为功业，及第九思始仕京，
一片丹心报国志，无奈朝堂主昏冥。
十余年来侯门深，官样文章锢人性。
阍患祸事连无辜，朱紫满朝苟蝇营。

田园荒芜胡不归？宦海浮沉雨打萍。
渭水终南诗画里，归去来兮陶翁情。
汉唐旧地贤才众，胸内春思惊群英。
风流总成飞烟去，月下樽酒傲孤影。

万里长空偶雷鸣，急雨一瞬即放晴；
可怜尘世苍生苦，时提秃笔诉凄清；
鰥寡孤独忍饥饿，肉食权宦且须听；
人间黑白莫分辨，何故四季景致明？

门外长槐窗边竹，夏日凉风似淡水，
绿荫深处起屋宇，碧山放歌喜相迎。
波光潋滟识臣诚，秀色满目寂寂静。
通衢大道天地宽，而今士庶乐太平。



诗意人生

鄠邑溪陂九思歌

文／王军营